

世界一週

(續)

孫衛

遊記

威士忌城格拉斯哥

七月十二日的下午，我們又搭乘英國航空公司飛機由倫敦到達格拉斯哥，這是蘇格蘭最南端的大城，有人口百萬，飛機場離市中心很遠沿途看到不少的船塢，帆船林立，一望而知是個古老的工業城市，在我們可經過的途中很少看到摩登的建築，房屋都呈深黯的顏色，也許這便是我們感到這城市古老的原因。

我們住在車站後面的中央旅舍，這雖然是個很大的旅舍，但格局佈置也不是近代化的，每人一個長長的房間，沒有私人用的浴室和廁所，幸虧浴室和廁所正好在我的房間的對面，這樣要方便得多，從電梯上來，因為房間很多必須走過一段長長的走廊。

在旅館裡稍稍休息一下，便到街上閒步。車站裡面很大，來往的客人很多，但是建築也很古老了，店舖已經收市，櫥窗裡的電燈仍舊照得通明，這附近的西服店特別多，都是做好的西服，從標價來看，比倫敦是便宜得太多了，有一種麂皮製的女子外套，旅行時穿再好沒有了，真是又便宜又漂亮，在歐洲時看到很多女郎穿這樣的半長外套。

有一家店舖，專門出售女人服裝的，櫥窗裡所陳

列的衣服都顯得特別寬大，原來這店舖是專為肥胖的婦女而設的，我們信步街頭，却走到幾條冷靜的街上，馬路雖然很寬廣，燈光却很黯淡，而且只有極少的店舖，陳列着工人的服裝和五金材料，在這街上我們找到一家平民式的飯店，飽餐一頓，三個人只開去十五先令六便士，合美金二元二角二分，還包括我們慷慨解囊的三個先令小帳在內，和倫敦旅舍內一個人要花十七先令，相差得太多了。

這時雖說是夏天，但格拉斯哥的氣溫仍只有攝氏十六—十七度，晚上在街頭行走仍覺得寒風凜肌，晚間的街頭汽車比較少得多，也只有在車站附近行人多些，有些青年男女也許才從別處或戲院出來，在後街上却只偶而看到一個醉漢蹣跚的走過，這裡是著名的蘇格蘭威士忌酒的集散地，多幾個醉漢應該是當然的事。

除掉醉漢而外，我們也常看到些侏儒，男女都有，都只有四呎許高，在我們心目中歐洲人應當都是人高馬大的，實際却不盡如此，和我們身材差不多的多得不過比我們健壯些而已，而蘇格蘭格拉斯哥却有很多特別矮小的人，也說不出是什麼原因。

回到旅舍裡，在就睡前洗了一個澡，那浴缸却特別長而且深，熱水像沸水一樣燙得很，我們這一層旅

舍的女工便是一個身高不滿三尺的小矮子最初看到時簡直大吃一驚，想到這樣矮的人和這樣大的浴缸各走極端，真是矛盾的很。

第二天上午，我們去拜訪白馬威士忌酒公司並參觀了他們的威士忌酒廠，公司便在我们旅舍過去兩條街，酒廠則相去得遠些，蘇格蘭的威士忌聞名全世界，說英語的國家都喜歡威士忌，而威士忌和羊毛，為蘇格蘭爭取外匯最重要的兩個W。威士忌在蘇格蘭已有多少年的歷史，沒有人能很正確的答出來，但至少十五世紀時，高地蘇格蘭所製的威士忌已經為平地和南方的人所欣賞則是毫無疑問的。

威士忌這個名稱據說也是高地語，也即克勒特語，就是「生命之水」的意思，歐洲的各種蒸溜酒，也即燒酒，最初都被稱作生命之水，也許是它能增長人們活力的原故，因為各個民族或國家的語言不同，輾轉相傳便得到不同的名稱。

白馬威士忌是最有名的蘇格蘭威士忌之一，白馬這個牌名，據說是起源於愛丁堡聖徒門的白馬客棧。這個客棧，因查理皇子和他的騎士們而得名。他們常在這白馬客棧晤會，白馬威士忌是麥基家的產業，而麥基的老家也在聖徒門，同時白馬象徵着純潔和崇高，又是權力和勝利的徽誌，歷史上多少英雄人物的座騎都是白馬，因為這些原因，白馬便變成了麥基威士忌的牌名。

白馬威士忌並不是由麥基家族自己蒸溜而成的，

麥基家族只是一個酒商而已，在更北方高地的山谷中，有許多如我們的北方稱呼製造高粱酒廠的所謂燒鍋，他們依山傍水，用當地所產的大麥蒸製威士忌，每具燒鍋所蒸製的威士忌都各有特性。這些燒鍋現在共有九十餘家，麥基家向其中的四十餘家訂購威士忌，然後在自己酒廠裡調合起來。

調和威士忌是一種特別的藝術和技巧，這種技巧需要天賦和經驗，把四十餘家不同的威士忌配合成芳香而品質特高的產品，再放在酒庫的橡木桶裡幾年。

蘇格蘭威士忌的出色，據說是由於水的甘厚和世代相傳的製酒技術，蘇格蘭的水流過了山野的岩石，確實甘潤之至，用以對威士忌來喝，就在其他地方加水喝的威士忌味道不同，這就像杭州虎跑的泉水泡起龍井來，任何其他地方都趕不上那樣的清香。

旅舍裡的自來水，洗起手來也有一種滑潤的感覺，是和其他都市不同的。天然環境的優越條件以及一代接一代的人為的不斷的努力，遂使威士忌成爲蘇格蘭一種舉世聞名的釀造工業，沒有其他地區能與比擬。格拉斯哥全城除掉航塢以外，更處處看到威士忌酒廠和酒庫。

美麗的羅奈湖

蘇格蘭人口共有五百十餘萬，和英格蘭合併成爲聯邦才只有二個半世紀的歷史。始於一七〇七年的聯邦法，在這以前，蘇格蘭人仍是堅強不屈，不與英國

合作的民族，直到現在有些蘇格蘭人仍以與英格蘭合併而不快，他們仍保持着強烈的民族觀念。

據說，仍有九萬五千蘇格蘭人說高地話，有二千人根本不說英語。他們的法制，教會以及學校制度也是和英國不同的，而且以此為得意。蘇格蘭人所欣賞的菜為煙魚，這種煙魚菜味，他們認為可以與法國的佳餚相比。蘇格蘭人總看不慣英格蘭人，把一切罪行責任都推在英格蘭人身上，甚至說蘇格蘭人犯罪的記錄，在和英格蘭接壤的地方為最高。

英國政府有很多的高級官員却也都是蘇格蘭人，從十八世紀中頁以來，有九個首相都是蘇格蘭人，包括現任的麥米蘭首相在內。而麥米蘭內閣中外交部長休謨和殖民部長麥克里奧也都是蘇格蘭人。於是英國報紙說：一七〇七年的聯邦法，事實上是蘇格蘭征服了英格蘭，而蘇格蘭人却說，蘇格蘭人一離開了蘇格蘭，便不再是蘇格蘭人了，他們把蘇格蘭全放到腦後去。他們又說：我們蘇格蘭最好的出口便是我們的人才。

民族的驕傲引起了民族間的嫉妒雖指唇唇齒如蘇格蘭和英格蘭也不能免，真是我們去格拉斯哥以前所不及知的，鵝蚌相爭，兄弟鬩牆，大概便也是人類天性之一吧。

在古老的格拉斯哥教堂前面，有一所格拉斯哥最古老的房屋，顛巍巍的站在街角，這是一座岩石砌成的三層樓房屋，建立於一四七一年，是宗教革命前所

的歷史和我們比較起來雖然相去很遠，但是他們那種民間的組織，熱心而困苦的來保護一代文物的精神却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幾時我們也有一些熱心的社會人士來發起組織一個赤坎協會，把散失在民間的鄭成功遺物——假如還有或者還考據得出來的話。搜集到赤坎樓，安平古堡或者鄭成功祠裡，也能賣六毛錢一張門票，也好讓後世知道前代英雄的偉大，讓洋人知道些中國堅強的事蹟。

在格拉斯哥我們還路過有名的格拉斯哥大學，這所也有五百年歷史的大學，位於吉爾摩爾崗，最老的哥德式的建築是完成於一八七〇年的十一月，但這個大學却是因詹姆士二世的要求由教皇尼古拉五世批准於一四五一年一月七日始建的，那時候格拉斯哥的人口只有二千。格拉斯哥這個名稱本是「可愛的綠野」之意。

現在的格拉斯哥大學有一座鐵門，鐵欄杆門上刻着每一位有名的教授的姓名，包括我們所熟知的經濟學家亞丹史密斯在內。這個在大學路的鐵門是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八日為紀念開校五百年紀念而鑄的。站在这个幽靜的大學校的門口，看到一個個歷史上有名學者的姓名，想到多少年來曾在這裡教誨後輩的良師和莘莘求知的學子，他們已替國家社會供獻了多少知能和智慧，包括了我們中國的留學生在內，不由肅然起敬，而且產生無限懷古之念。

在我們到達格拉斯哥的第二天的晚上，兩位蘇格

留下的唯一建築，是當年的主教安德羅摩海所建築的，一直作為這一區教長和教會會員的住所，稱作普羅姆士二世，詹姆士四世和瑪麗女王。

像這樣古老的房屋，自然也像任何產業一樣，是幾經滄桑的。一九〇六年屋主又準備把這古屋出售，幾位當地的熱心人士深切認識這所房屋的歷史，但却缺乏足夠的財力把這房屋購買下來，乃組織成普羅萬爵邸協會，永遠承租這所房屋，每年租金一百英磅。

這每年一百英磅的籌措也不是容易的事，只有靠會員的捐輸和瞻慕者門票的收入。一九二七年，一位熱心的收藏家威廉布雷爾將他所收藏的十七世紀的地氈，彩色玻璃和傢俱以及一筆資金捐給協會，使這所古老的房屋能靠展覽的收入來維持下去。

我們每人花了六便士的門票，也到這五百年的老屋瞻仰了一下，這個房子並不大，每層樓有三個房間，窗子上裝有十六世紀的染色玻璃，室內張掛着早期佛蘭達人所針織的宗教故事人物圖案的地氈，蘇格蘭的橡木櫥櫃，威廉和瑪麗女王時代的核桃木高背椅查理二世時的橡木座椅還有些其他的古老的傢具和廚房用具。

格拉斯哥有很多名勝風景，但我們的蘇格蘭朋友却一定要引我們來看一看這所簡陋而古老的石屋，也許他們知道中華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歷史，他們不甘示弱，要搬出一幢五百年的老屋來和我們比一比。他們的友人陪我們去郊外小游，格拉斯哥的郊外山巒起伏，風光也很美麗，真不愧為「可愛的綠野」，這裡附近山上多湖。最有名的是羅莽湖，沿湖有幾個小鎮，游人很多站在高處望着湖山，一片蒼莽，令人悠然意遠。無怪在這美麗的景色裡會產生無數有名的人物，淒艷的故事和清麗的歌辭。

喜歡唱歌的人，一定會熟記那首淒清的羅莽湖歌辭：

出城廓，風光好，望遠坡，真美麗，香塵日照裡；
羅莽湖上，憶當初，雙情侶，終朝携手共遊嬉，在那美麗，美麗羅莽湖上。

憶別離，兩依依，無盡語，在山谷，欲去復踟躕；
羅莽湖邊，日向西，山色紫，新月如眉。天就暮，舊景模糊，人影孤，羅莽湖邊。

鳥聲溢，鳴啾啾，野花放，遍地香，湖水映日光，增我哀傷，萬種愁，有時休，最是離悲無限，如此湖光空眺望，羅莽湖上。

從這首歌辭裡，也可窺見到蘇格蘭人的性格，他們沉着而又多情，是湖山鍾靈了人物，也是人物點綴了湖山，從出國以來，我們偶然所經過的美麗風光已經很多，都令人依依不能即去，看樣子湖山鍾靈仍需要人物點綴的。